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全解卷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陳燦

尚書全解卷三十九

宋　林之奇　撰

呂刑　　周書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呂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

刵椓黥越兹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絶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吕吕侯也國語曰堯使禹治水四岳佐之祚四岳國為侯伯氏曰有吕又曰齊許申吕由大姜則吕者四

岳之後姜姓之國也孝經及禮記諸書引此篇之言多曰甫刑案崧高之詩有生甫及申揚之水之詩有不與我戍甫甫甫即吕也漢孔氏曰吕侯復爲甫侯唐孔氏因之以吕侯在穆王之世而崧高宣王之詩揚之水平王之詩故謂吕侯子孫改封爲甫使其子孫方改爲甫侯則吕侯在穆王之世不應謂之甫刑又崧高之詩所言甫及申爲周之翰者正指此穆王之世吕侯而謂之甫何也毛詩正義曰詩及禮記作甫

書及外傳作吕蓋因燔詩書字遂改易後人各從其學不敢定故也此說亦未盡蓋甫與吕正猶荆之與楚商之與殷故曰吕刑又曰甫刑也吕命者吕侯見命於穆王作此書以誥諸侯蓋吕侯之誥諸侯稱王命而已故曰穆王訓夏贖刑言此乃王訓諸夏以贖刑者也唐孔氏及辟博士以贖爲罰刑爲辟篇中所言百鍰至于千鍰者贖也墨辟至于大辟者刑也此蓋欲以序之所言者而包括一篇之義故分贖刑爲

二苟不分則篇中言刑與罰而序不應特言贖也舜典曰金作贖刑與此贖刑何以異而必分之乎蘇氏曰贖者疑赦之罰耳然訓刑必以贖者非贖之鍰數無以為五刑輕重之率也此雖不分贖刑為二然必求夫所以包括一篇之義之説殊不知五十八篇之序有一篇之義包括於數句之間者亦有但取其大槩而序之者不可以一槩觀也先儒以夏為夏禹贖刑之法考之篇中殊無夏禹制刑之事唐孔氏因之

以爲夏刑近輕商刑稍重周雖減之猶重於夏吕侯度時制宜勸王改從夏法此皆無所經見但因先儒夏禹之言以意揣之而已王氏以夏爲中國其說勝於先儒而其言又曰先王於中國則彊以周索於蠻夷則彊以戎索贖刑不施於蠻夷施於中國而已故曰訓夏贖刑此亦是縁夏以生義支離至此亦與孺內不相應其曰訓夏者猶曰訓天下也不必求之太過也穆王命吕侯作此書以告諸侯則吕侯必爲司

寇司寇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故也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今觀此篇所以告諸侯之書以苗民爲戒以伯夷皐陶爲法其言惻怛矜哀惟恐民之陷於罪戾而不能以自脫蓋有不忍人之心其盡心可謂至矣詩曰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甫侯之名與申伯並稱於雅則是佐穆王致太平之功有大造於周者其功業即此篇而可見以穆王之爲君而吕侯之爲臣君臣之

間盡心刑罰如此此夫子所以取之而預於百篇也享國百年漢孔氏曰穆王即位年過四十矣史記周本紀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說者因以穆王年百四歲案無逸言商三宗及周文王享國之年數皆以其在位之久曰王享國百年者皆其在位之年也史記以爲立五十五年當以書爲正禮記曰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此旣曰百年又曰耄者此亦如大舜之言曰耄期倦于勤旣曰耄又曰

期也耄荒漢孔氏以為耄亂荒怠此蓋言其老之狀蘇氏以為荒屬於下句其字訓太與荒度土功之荒度同兩説皆通度者蘇氏曰約也猶漢高祖約法三章也言惟吕侯見命之時穆王享國已百年其老之狀耄荒矣而能命甫侯度作刑以治四方蓋言其血氣雖衰精力雖疲而留心於治道如此也周官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共為二千五百今穆王

之刑乃三千條惟剕與周官同墨劓多而宫大辟則少雖其總數比周官為多而其實為輕蓋以輕刑增而重刑減故也漢志以周官五刑為中典穆王五刑為重典徒以其多寡之數耳其實非重也王氏曰先王之為天下內明而外治其發號施令以德教為主不使民覿刑辟穆王之訓以贖刑為主所以稱其耄荒也此蓋泥於老荒之言而為此說夫刑罰之不可廢猶藥石之不可無也蓋刑者治之輔助而已得其

道則仁義興行而禮遜成俗然猶不敢廢刑所以為民防也如舜典曰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堯舜之民比户可封而其於刑罰之説猶若此吕刑之言是皆以惟刑為恤者也一篇之中吕侯之稱王命以告諸侯者蓋欲其哀矜於刑獄而已故序曰訓夏贖刑非是穆王之治專以刑為主也言及於刑者便以為以刑為主此乃晉人浮虚之俗王衍口不言

錢之類也昔梁統嘗言於漢曰刑罰在重無取於輕高帝受命約法定律誠得其宜文帝惟除省肉刑相坐之法自餘皆率由舊章至哀平繼體王嘉輕爲穿鑿除先帝舊約成律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又曰自高祖至於孝宣海內稱治至元初建平而盜賊寖多皆刑罰不重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梁統謂孝宣以前刑重而治孝哀以後刑輕而亂其言之不仁甚矣穆王之刑

既比於周官爲輕今乃以其王之贖刑爲其德之衰竊恐其說必將流而入於梁統也蓋教人主以殺人者必取夫疑似之言以文其說蓋差之毫釐則繆以千里古之達者每以是爲深憂也此言苗民以虐刑而遏絶其世不可以不鑒戒而苗民之惡則習於蚩尤故先言蚩尤而後言苗民也漢孔氏曰九黎之君號曰蚩尤蓋以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此言蚩尤而繼以三苗故以蚩

尤為九黎案史記曰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神農氏不能治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黄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遂殺蚩尤蚩尤既為黄帝所殺而九黎在少昊之末則蚩尤非九黎先儒既以蚩尤為九黎而又曰黄帝所滅二說異同安得合之哉楚語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何也對曰九黎亂德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

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絶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此謂絶地天通蓋指三苗之事而言安得以爲在顓頊之世楚語非也則蚩尤當從史記應劭曰蚩尤古天子臣瓚曰孔子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貪者據史記之言則蚩尤諸侯二者皆非也若古者猶言若昔也蓋起語之辭非訓順也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猶左傳曰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也平民猶言齊

民也鴟者貪殘之鳥詩曰爲梟爲鴟蓋言其以是爲義其好惡顛倒如此奪攘者謂非其有而取之也矯虔蘇氏曰矯詐虔劉也惟始作亂即史記所謂爲暴也言自開闢以來蚩尤方始作爲暴虐之政其風化之所漸染延及於齊民莫不皆然自寇賊以下皆是其民爲惡之狀也亦如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以紂化之也苗民三苗之君其曰苗民亦猶言殷人周人蓋統一國而言之也靈善也靈制即所謂祥刑也

苗民習蚩尤之惡不能用先王善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自以爲法當如是以是而殺戮無罪之人於是始大爲劓刵椓黥也劓截鼻刵斷耳椓椓陰黥黥面不言剕者可以互見也葢五虐之刑即劓刵椓黥先王之靈制亦是五者而已但苗民以虐作之又淫爲之也故爲弗用靈制以刑也自苗民之前未有爲是虐刑虐刑自苗民始也於此有麗附於罪者併以刑制之不復差擇其辭之有曲直者此其所以爲虐也

此其所以爲淫也民興胥漸漢孔氏曰三苗之民瀆於亂政起相漸化則漸字當作平聲讀泯泯爲亂也棼棼擾攘之狀左傳所謂治絲而棼之也與此棼同惟三苗之虐如此故其民皆起而相漸染習爲不善巧詐矯偽信不由中雖詛盟於鬼神而又反覆背之也傳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三苗之虐刑嚴罰峻民無所措手足惟爲盟詛訴於鬼神而已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

祝禍之本也至於盟詛則其亂甚矣然常人之情孰不知敬鬼神敬鬼神而遠之則非徒神無所出其靈響而民亦不瀆神苟一聽於神有不平之心則惟爲盟爲詛則是褻之也既已褻之則將以爲不足畏矣故其勢多至於反覆口血未乾而背之也此無他以其信之不由中故信不足恃也信不由中則以漸染於惡習故也三苗暴虐之威民之被戮者衆豈皆民之罪哉故皆以其無罪而訴於天也天雖高而聽甚

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故因斯民之告訴而下視於民則夫三苗者罔有馨香之德刑其所以發聞而達於上者惟其腥穢之德而已蓋以德行刑則刑一人而千萬人莫不畏可以至於無刑故其治爲馨香苟惟作虐刑則必至於刑者相望於道囹圄成市民不勝其虐怨嗟之聲呼籲於天此腥穢之所以發聞也皇帝舜也先儒及諸家説者皆以爲堯蓋以下文曰乃命重黎絶地天通重黎即羲和也故以爲堯然竄

三苗于三危舜攝位之後分北三苗舜即位之後故皇帝當爲舜大禹謨曰帝德廣運臯陶謨曰惟帝其難之先儒及諸家亦皆以爲堯蓋不深考之也舜哀閔夫衆庶被戮者之非其罪蓋奉上天之意以從斯民之欲故報爲虐者以威刑遏絶苗民而殄滅其世嗣故苗民無世在於下國也湯征葛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蓋湯之伐桀武王之伐紂皆以其與民爲讎故爲民復之也此所謂報

即孟子所謂復也苗民淫爲劓刵椓黥虐威庶戮其過絶人世多矣故帝以遏絶之威而報之也出乎爾者反乎爾此之謂也楚靈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既而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蓋天理之當也舜之遏絶苗民蓋因天意而已上天之命舜遏絶苗民蓋因民意而已桀紂之亡湯武之王皆然也重羲黎和也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羲和而舜命重黎也惟詛盟之

屨則瀆于鬼神故神人雜擾天地相通蓋有鬼神自
上而降格者以其家爲巫史享祀無度故也夫神豈
能爲民之厲哉惟褻而近之此妖孽之所以興也左
傳莊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
享焉神賜之土田秦文公獲若石于陳倉北阪城祠
之其神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
雄雉其聲殷殷漢武帝時長陵女子死見神於先後
宛若上厚禮致祠之内中聞其言不見其人吳孫權

時有神自稱王表言語與人無異而形不可見皆其降格者也不能敬而逺之此神所以出其靈響其有害於教化豈小小哉故舜既遏絶苗民之世則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天地不得而相通亦無有降格則神人不相雜亂葢所以變苗民之惡俗也楚語載觀射父之言詳矣但不當以書之所言絶地天通爲顓頊之世也羣后即羣臣也與三后之后同不必以爲諸侯逮在下與樛木后妃下

逮之逮同言羣后之所以逮其在下者皆以明明之德輔天下之常道使不至於癈敗常道癈故鰥寡之情無有葢覆之者惟鰥寡無葢則在下者寃抑之情得以上通故舜清問于民則鰥寡得以三苗之虐爲辭而告訴焉舜於是問罪於三苗也清問者言其問之審而得其實也夫朝有姦臣障蔽君之耳目則下情不上通秦以趙高之故陳勝唱亂而不得聞梁以朱异之故侯景向闕而不得聞隋以虞世基之故賊

偏天下而不得聞唐以李林甫之故禄山有反謀而不得聞是皆其在朝之臣無不逮其在下者故鰥寡之辭有所蓋也如唐明皇之出狩有老父郭從謹進曰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其鰥寡有辭蓋可知矣特言鰥寡者詩曰哿矣富人哀此惸獨暴虐之政鰥寡尤罹其害故其赴愬之心尤切也德威惟畏德明惟明蓋總結上文也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

世在下所謂德威也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所謂德明也舜能遏三苗爲民除害而天下莫不震恐此其德威也舜能清問下民知苗之罪惡貫盈而討之而天下無壅遏之患此其德明也以德爲威故爲可畏以德爲明故爲甚明苟威而非德如秦皇漢武非不可畏也然威褻而民玩非所以爲畏明而非德如漢顯宗唐宣宗非不明也然失之過察則民將益出其巧詐以

欺其上非所以爲明惟舜之威與明皆本於德故惡
如三苗無不諳悉其罪一去三苗而天下莫不服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
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
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
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
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
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

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
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
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
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
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
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
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
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前既言苗民以虐威庶戮之故民心之所怨咨天意之所厭棄故舜因天人之怒以遏絶其世然舜之所以遏絶苗民者蓋以得三后皐陶為之臣以刑弼敎天下無有寃民故其遏絶之為有名也孟子曰為天吏則可以伐燕舜之遏絶苗民所謂天吏也苟為在我者不能欽恤刑獄而乃欲以正苗民虐刑之罪則是以燕伐燕也故既言苗民之虐矣於是言舜之用刑也其曰乃命三后者非是遏絶苗民之後方命三

后也堯典於於變時雍之下言乃命羲和欽若昊天豈必萬邦咸乂而復命羲和以歷象之職哉此曰乃命正與堯典之意同三后伯夷禹稷也后者尊之之稱若君奭君陳之類如曰后稷是也恤功于民言命三后惟以民之功爲憂也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所謂恤也伯夷禮官也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咨伯夷汝作秩宗是也降典者以禮官而下教於

民也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以衷而授民伯夷以典而教民皆自上而下故曰降折折衷也賈誼曰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刑者禁於已然之後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難知則禮與刑一物也民能由於禮則何刑之有哉惟失禮則入刑矣故伯夷之降典者蓋以刑而折衷於民也方洪水之災浩浩滔天懷山襄陵則山川不可得而定名禹既平水土矣則山川可得而辨別故主名之者如東北據海西

南距岱則爲青州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則爲豫州之類九州之疆界整整乎其有條理所謂奠高山大川者主名之謂也后稷教民稼穡故播種之法自上而下也既以播種教民故三農之所殖也莫非嘉穀所謂黍稷重穋稙穉菽麥惟秬惟秠惟穈惟芑者也殷中也禹之功成則民得所居稷之功成則民得所養伯夷之功成則民得所教此其所以中也士皐陶也百姓之不率教者則以刑之中而制之蓋皐陶之

用刑豈有意於殘民之肌膚肢體而已哉以刑示之使有所畏而不敢爲非則是教民之祇敬其德也夫先王之治天下使斯民之遷善遠罪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豈獨德禮之力哉刑罰不爲無力也故堯舜之民比屋可封而舜以四方風動爲臯陶之功焉是德禮者固以教之也刑亦以教之也第刑者治道之輔助而已不可專恃以爲治也使其專恃刑以爲治如秦之世固君子之所恥若以爲治道之輔助如臯

陶之制百姓則何惡於刑乎唐孔氏曰此經大意言禹稷教民使衣食充足伯夷道民使知禮而有不從教者乃以刑威之故先言三后之功乃說用刑之事此言是也如漢楊賜辭廷尉之命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與焉蓋吝之也此言非也夫舜之治每歸功於臯陶則其明刑之功大矣而乃謂穆王吝之故不與於三后可乎此篇終始惟欲四方之諸侯留意於獄訟之事欽恤無所不至然後爲能上體一人

之意而自古欽恤獄訟未有居皐陶之上者而以爲
吝之可乎韓退之猶以賜之言爲然葢未之思也三
后之功禹平水土而後稷降播種伯夷降典又在播
種之後而先言伯夷者唐孔氏曰將言制刑先言用
禮刑禮相須重禮故先言之是也穆穆敬也和也天
子之容也明明即上所謂明明是也惟舜以穆穆之
德而在上三后皐陶以明明之德而在下君臣合德
故其德之灼然著見于四方四方之民無有不勤於

德者所謂政乃乂黎民敏德是也三后惟殷于民而皐陶以教祗德則孰不勤於德哉惟其皆勤於德故於是皆明于刑之中蓋刑之中者可以治民而輔成常教故也王者之法如江河使民難犯而易避皐陶制百姓以刑之中非苗民淫爲劓刵椓黥也故四方莫不明之莫不明之則莫不避之矣民知避刑則遷善遠罪爲士君子之行則輔成常教者非刑之中而何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言凡典獄之吏非欲誅

殺以立威則欲納賄以致富若苗民之臣所謂庶威者訖于威也所謂奪貨者訖于貨也威者貨者此皆獄吏之常態如漢唐之世所謂酷吏者既峻于誅殺使天下之人側足而立於是大納貨賄贓汙狼籍以爲姦僞惟敬之畏之者則無可擇之言在於其身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歟子路無宿諾者以其口無擇言故也無擇言者必敬必畏焉敬畏者天之德也能有天德則可以自作元命在下而配享于天

故其子孫之興繇繇延延而未艾自作元命與自貽哲命同言命之所以延久而不替者無不自己求之而已矣魏髙允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滅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能無咎乎敬畏者孰若臯陶而乃以爲有餘殃延及其後裔則是典刑者寃濫之報雖臯陶猶不免也夫自作元命則臯陶之後必有興者允之言非也漢于公其門閭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髙大門閭令

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其後果子為丞相孫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焉此正所謂自作元命者于公且然而况臯陶乎如張湯杜周列於酷吏而其子孫爵位尊顯與漢始終此又有幸不幸於其間不可以常理論也嗟四方司政典獄而下此亦總上文而言上既言苗民虐刑之惡故欲四方以之為懲既言臯陶伯夷明刑之善故欲四方以為之監言四方之諸侯各主一國之政典一國之獄者

汝非爲天牧養斯民乎既爲天牧養斯民則若伯夷播刑之道當以爲監苗民不察於獄之麗當以爲懲葢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以伯夷爲監以苗民爲懲則無有失性之民可以無忝乎天牧之任也非時播刑之迪言汝所法者非是伯夷播刑之道乎惟此道則法之也上言伯夷禹稷臯陶此特言伯夷舉其大略也伯夷折民惟刑故雖典禮而曰播刑禮與刑一物故也匪察于獄之麗言有麗于獄

者苗民不察之而妄加以刑也即上文曰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是也其不察之者則以不能擇吉人能觀于五刑之中者而用之其所用者惟是衆爲威虐以快己之怒奪人貨賄以塞己之欲故淫爲劓刵椓黥以制斷五刑不由於中道以亂加無罪之人上帝不潔其德故降之罪咎苗民之爲天所罰蓋己有以自取之無有辭可以自解釋故遏絶其世此不可以不懲也此皆略舉上文之意也伯父伯兄仲叔季

弟幼子童孫此即四方之司政典獄者王之同姓有其父行者有其兄弟行者有其子孫行者伯仲叔季其長少之稱子孫故以幼童稱之特言同姓先儒謂舉同姓包異姓是也與康王之誥言一二伯父同稱王享國百年故諸侯或其子孫也格至也言諸侯能聽朕之言敬忌于獄訟之事則庶乎天命之至也曰勤先儒以曰爲子曰之曰釋文一音人實反只當作日字讀言令爾當無不由朕之言相慰勉而日愈勤

不可相戒以不勤也葢典獄之職人命所係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君子所當盡心故戒之以勤也天以刑而整齊下民使我推而行之一日所行或非爲天所終或爲天所終在人如何耳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敬忌則爲天所終而子孫代興虐刑則非爲天所終而遏絶其世我未嘗不致其慎也言一日者善惡之感於天不必積久也一日之間皆可矣爾當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言不可失墜逆

天命者與迓續乃命于天之迓同勤於聽獄則天命之來吾有以當之故曰逆之也雖畏勿畏雖休勿休王氏曰雖有可畏之禍勿以爲畏雖有可美之福勿以爲美所以然者以禍福之變無常而人心不可知惟當脩德以逆天命耳是也三德剛柔正直所以逆天命者無他惟明于五刑則可以成三德矣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此三德者雖不假於刑然明五刑者三德自然而成矣以刑成德而無向隅

之泣則一人之慶莫大於是此兆民之所賴也其安寧之效豈不永哉夫刑者若爲不仁之具然既以之自作元命又以之其寧惟永而世皆恥言刑何哉漢高帝入關約法三章悉除去秦法不五年而成帝業子孫傳祚四百年實基於此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豈不信哉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

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

屬三千

凡言王曰者皆語更端之辭如大誥康誥酒誥及此篇之類雖其終篇皆於一人之言而屢有王曰之文皆以其語更端也吁來者嘆而呼之使前也堯曰格汝舜格至也是亦言來之類祥爾雅曰善也祥刑者善用刑之道即上所謂靈制以刑自兩造具備以下皆是也王呼有邦有土之諸侯使來前而告之以善用刑之道其在於今爾之所以安百姓者當何所選

擇乎所擇非吉人乎言惟吉人在所擇也當何所敬慎乎所敬非五刑乎言惟刑在所敬也當何所謀度乎所度非及世輕世重所宜乎言惟及世輕重所宜而用刑在所度也下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即此及是也曾博士曰上既言苗民匪察于獄之麗則非能敬刑也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則非能擇人也斷制五刑以亂無章則非能度刑也既告之以所懲者如彼則其

所當爲者宜若是也此言盡之造至也兩造謂因與證俱至也唐孔氏曰凡競獄必有兩人爲敵將斷其罪必須得證故兩爲因與證也因證俱至具在於此則衆獄官聽其辭之曲直曰五辭者五刑之辭聽其辭而審其罪狀當以何刑加之故謂之五辭也所聽之辭簡核其實信爲有罪則正之於五刑當墨者墨之當劓者劓之也苟將正之于五刑而其辭不可以簡核則其罪爲可疑故但正之于五罰罰謂以金贖

罪也言將正以此刑而其罪未審則但使出此刑罰金之數而已有五刑故有五罰也老蘇曰夫罪固有疑今有人或誣以殺人而不能自明者有誠殺人而官不能折其實者是皆不可以誠殺人之法坐由是而有減罪之律當死而流使彼爲不能自明者邪去死而不得流刑已酷矣使彼誠爲殺人者邪流而不死刑已寛矣是失實也有失實之弊則無辜者多怨而僥倖者亦以免今欲使不失實其莫若重贖彼罪

疑者雖或非其章而法亦不至於殘潰其肢體若其有罪則法雖不刑而彼固已困於贖金矣五刑不簡正于五罰此說爲盡蓋五刑之疑各有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唐孔氏曰以其所犯疑不能決故使贖之次刑非其所犯故不得降相因如後世有減罪之律則非古者不降相因之制矣茍正之以五罰而不服則其罪不應罰故但正之于五過以爲其過誤而赦之也有五罰故有五過也老蘇曰刑者必痛之而

使人畏焉罰者不能痛之必困之而使人懲焉則罰者雖不能痛之儻其罪不可以罰則亦不可以困之也故赦其過而已五罰所謂金作贖刑也五過所謂眚災肆赦也疵病也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皆刑罰之所病而特言五刑者帶上文而言耳以此文在五過之下故也詩書之言類多如此四牡之詩三章言不遑將父四章言不遑將母至卒章則特曰將母來諗板之詩言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

如攜而其下則特曰攜無曰益皆帶上文而言也惟官王氏曰貴勢也惟反蘇氏曰報舊也惟內先儒曰內親用事蘇氏曰女謁皆通惟貨行貨以鬻獄也惟來舊相往來也夫刑之不簡則降從罰罰之不服則降從過蓋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固先王之仁政然不可以此五者之故而遂爲之降耳茍以此五者而爲之降則其罪與犯罪者均當以其罪罪之也汝於此當審察之而後能其事故曰審克克能也昔唐

太宗問於劉德威曰比刑網寖密咎安在對曰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入爲自安計五過之疵其罪惟均此失出者也特言出而不及於失入者觀一篇之中其丁寧諄復之意如此是豈坐入者無辜而坐出者有罪乎以意逆志可也先儒謂出入人罪得之矣五刑之疑有赦此即上文五刑不簡正于五罰赦而從罰也五罰之疑有赦此即上文五罰不服正于五過赦而

免之也五罰之疑謂之赦可也五刑之疑尚不免於罰而謂之赦者葢雖以金自贖而幸其不至於殘潰其肌體是亦赦也下文墨辟疑赦之類皆然也薛博士曰麗於辟而疑於無罪則赦赦謂釋其罪而不問非謂赦之而從罰也犯辟而不正當於辟則非無罪特不簡於正而已於是從罰此葢以五刑五罰之下皆有赦字故爲此說下文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於疑赦之下罰字之上言其字者指其上之辭則百鍰

之罰正以疑而赦也如此則上下之文意方連屬如以赦與罰異則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上下不相貫矣舜典曰眚災肆赦此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蓋古之云赦者以疑似之罪不可以刑辟加故爲之差降贖罰以寛宥之所以矜恤善良非貸免惡人也後之云赦者不論罪之是否一切釋之而不問此徒足以惠及惡人而已唐太宗嘗謂羣臣曰吾聞語曰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吾有天下未嘗數赦者不

欲誘民於幸免也太宗之用刑至於三覆奏其矜恤如此則其不赦非不仁也不欲以惠及惡人而已其聽刑也苟簡核其辭信爲有罪而其可驗者衆則若可致之於刑矣然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煅煉而周内之故武后謂往日來俊臣等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畀近臣臨問皆得其手牒不寃

朕無所疑而可其奏故雖簡孚有衆而猶不能無冤此所以必稽考其貌焉惟貌有稽周官五聽之色聽是也葢稽其貌則其寃枉之狀有可得而見者矣夫簡孚有衆者尚必稽其貌苟無簡孚之辭則不當聽其獄矣其聽獄所以如是之審者以其天威可畏不可不嚴敬之也如嚴延年在河南多所誅殺其母謂之曰天道神明人不可多殺已而延年果誅死則天威可不畏哉墨者先刻其額爲創以墨實創孔令變

色也即所謂黥也劓截其鼻也剕斷其足即所謂刖也宫即所謂椓也男子則去其勢婦人則幽閉於宫漢亦謂之腐刑大辟死刑也以其於刑辟爲最大也鍰漢孔氏曰六兩周官考工記曰戈戟重三鋝劒上制重九鋝中制重七鋝下制重五鋝鄭康成説文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鋝重六兩太半兩鍰鋝似同矣惟鄭氏之説以鍰爲六兩太半兩故三鋝則一斤四兩九鋝則三斤十二兩七

鋝則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三鋝則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皆以六兩太半兩而計之也太半兩者三分兩之二也鄭康成以鋝爲鍰雖因說文之言然說文之所謂鋝者十銖二十五分之十三又曰北方以二十兩爲鋝鄭氏六兩太半兩之數所異於孔氏者太半兩耳如說文之言一則比之爲太輕一則比之爲太重也老蘇謂一鍰之重當今三百七十斤有奇蓋亦因孔氏六兩而計之也惟倍者倍於墨墨百鍰

則劓罪二百也倍差者倍於劓而又有差有差則不
啻倍之也劓二百剕倍之則四百有差者漢孔氏謂
五百以宫既六百故此爲五百也馬氏曰差者又加
四百之三分之一凡五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一又
與孔氏不同然不如孔氏之數簡徑孔氏之説又不
如王氏王氏曰倍差者謂以百鍰二百四百相倍而
爲差也則是以剕爲四百鍰或曰惟倍或曰倍差駁
文也曰墨曰劓曰剕曰宫曰大辟此其輕重之序然

以罰金之多少而觀之則劓重於墨剕重於劓宮重於剕其降殺之數相較則同惟大辟爲尤重故其數之重於宮比之三者之相校爲尤多也言犯此五刑者疑則赦之而其赦之也罰之而已閱實其罪蓋欲罪罰相當也閱實則不至於五罰不服矣屬者條目也言墨之罰雖百鍰而其條目則千也其下皆然周官司刑之五刑共二千五百均之皆有五百此則三千輕者多而重者少皆有降殺惟剕居五刑之中則

與周官同此蓋因一時之宜而爲之也自穆王之後至於晚周皆以此爲法故孔子引三千以爲言也分而言則曰罰之屬總而言則曰刑之屬先儒謂互見其義以相備是也昔叔向嘗有言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夫所弗爲刑辟者非不設法也但設其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矣五刑之屬三千此大法也至於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此則委之於人蓋人與法並行而後可苟以此數者而亦豫設之則是爲刑辟矣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

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老蘇嘗曰古之法簡今之法繁先王之作法也法舉其略而刑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於法使民知天子之法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之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之法纖悉畢備不執於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蓋法簡者雖若不可以革姦而天下乃或無一人之獄法繁者雖若可以止

姦而獄訟嘗至於滋豐誠以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後世之所謂律令者煩曲周盡惟恐有所漏略凡輕重上下一聽於律而有司不得一奉手雖其繁積而律之用已有所窮故吏胥得以旁緣出入欺賣有司以逃其姦蓋欲其無所不備者乃所以為大不備也如穆王之刑五刑之屬三千此律文也至於曰上下相比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

世輕世重此數者則在有司量情斟酌而施之故其律雖三千而其用之爲不窮徑而寡失蓋謂是也上下比罪者言聽獄之法必當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而參驗之也無僭亂辭者陳少南曰無以獄辭之亂而至有僭差是也夫訟於心者孰不以爲彼曲而我直其辭茍亂則用刑有僭差者矣汝當審之也勿用不行王氏曰謂責人以恕所不可行者勿用也莊子曰重其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此皆不可行

而先王之所不用也是也漢魏尚為雲中守坐法免馮唐曰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上功幕府一言不應文吏以法繩之長安賈人與渾邪王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汲黯曰愚民安所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以為闌出財物如邊關乎若此之類皆是所不可行而用之也所不可行者而用之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惟察者察其情也惟法者正其法也察其情正其法則法與吏交相為用而不偏廢蓋

用刑如用藥焉夫藥之君臣佐使甘苦寒熱某可以治某疾某可以已某病此固在於方書至於視脉觀色聽其聲音而審其病之所由起必以己意參之而後可惟察者審其病之所由起也惟法者案方書而視之也汝諸侯其審於此而後能其事也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蘇氏破世俗之説而設爲竊盜二人以發其意説固善矣而不如陳少南之爲明白曰世之言罪重者莫如殺人罪輕者莫如詬駡殺人

固重矣然今所殺者奴婢也奴婢而殺之非適輕乎故且服下刑也詬駡固輕矣然今所以詬駡者父兄也父兄而詬駡之非適重乎故宜服上刑也事不止於殺人及詬駡人者姑設二事以凖之所謂輕重諸罰有權也所謂下服者非即服最下刑也比之上刑爲減爾此言盡之刑罰世輕世重蓋承上文而言凡此諸刑罰皆當權其輕重也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君子之心若權衡然不可以銖兩欺之故輕重無不

得其平也刑罰世輕世重者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一輕一重各因其世之宜而已因世之宜而輕重不同固不齊矣是乃所以齊之也如周官五刑二千五百穆王五刑三千或少而重或多而輕其不齊如此而其禁姦止慝以期于無刑則一也若乃膠柱調瑟者則不能因世而為輕重徒執一法以齊之適所以為不齊也如唐虞象刑而王莽亦象刑是也王氏曰上言刑罰輕重有權者

權一人而為輕重也此言世輕世重者權一世而為輕重也是也世輕世重言刑罰可也至於上服下服則特言刑而於下文承之則言諸罰亦猶五刑分數則曰罰總數則曰刑互見其義也有倫有要蘇氏謂倫其例也要其辭也則讀與康誥要囚之要同惟有倫則當惟法惟有要則當惟察罰懲非死人極于病此即老蘇曰刑者必痛之而使人畏焉罰者不能痛之必困之而後懲焉蓋言罰之所懲雖不至於死而

其困於重贖已極于病亦可以使之遷善遠罪也非佞折獄口給也佞者禦人以口給則人不得以盡其情也如周亞夫詣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謂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反地下矣如此者是禦人以口給也臯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冤民子路無宿諾片言可以折獄則何以佞為哉故惟良可以折獄良者王氏謂有仁心是也孔子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

者求所以生之良者求所以生之也良之可以折獄者蓋其所用無不在於刑之中也如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則佞者安能明于刑之中哉察辭于差蘇氏曰事之真者不謀而同從其差者詰之多得其情是也非從惟從者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人不勝痛則誣服者多矣故囚惟吏之從而自誣者皆非所當從當有以辨明之也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哀矜

即此哀敬也其所以哀敬者惟以刑書而明啓之相與占考其所以然衆獄官以為然獄囚亦以為然雖麗於刑殺而無怨言如此則庶幾得其中正而無寃濫矣如秦之任趙高漢之任張湯趙禹減宣義縱唐之任來俊臣侯思止刑書未嘗明啓亦未嘗胥占惟意之所殺則舞文巧詆如此則何中正之有然則其刑其罰不可以不審克也獄成而孚者言獄辭之成而得其情實信為有罪而其輸之於上亦當得其情

實信為有罪然後斷之其刑之輸於上皆當具備不可隱漏其有一人之身輕重二罪俱發亦當并以兩刑而上之也蓋恐其有司得以欺賣出入以為姦故以此戒之也王制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此正所謂獄成而孚輸而孚也王之有司輸之於王如此則有邦有土之

臣輸之於其君亦然薛博士曰凡稱上者各指其上也此告有邦有土則國之士師指其君曰上推而及王朝則王之士師指天子曰上孔氏止名為上王府則於告有邦有土之文戾矣是也官伯族姓蘇氏曰呼其大官大族而戒之先儒即以官伯為諸侯族同族姓異姓其說鑿矣王氏以姓為諸侯族為羣臣亦無以異於先儒葢既戒其君以敬刑今又戒其臣也刑者人命所繫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此朕

之言所以多懼孔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言之多懼以其難也朕之所敬惟在于刑則以有德者惟哀敬于刑我安得而不謹哉今天相助此民而生育長養之臨民者必當有不忍之心然後能為天之配於下葢天愛民是配之也所以配天者惟明清于單辭而已單辭有二說皆通先儒曰單辭特難聽故言之唐孔氏因引子路片言可以折獄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天下不肯自道已長妄稱彼短得其單

辭即可以斷獄者惟子路耳凡人少能然故難聽也薛博士則曰單盡也與單厥心之單同明清而使民得盡其辭也皆可用以為說明清者聽之審也民之所以治者以其聽獄之兩辭而無不中則曲直得其當無辜者不至於枉濫而有罪者不至於僥倖而免也穿封戌與公子圍爭鄭囚正於伯州犂伯州犂則上下其手此聽兩辭而不中者也苗民之泯泯棼棼以其罔差有辭則民之治豈不自於中聽兩辭乎不

可以獄之兩辭而為私家以獄為家則惟貨是視不復問乎兩家之曲直也夫以獄得貨者非所以為寶也惟聚其罪耳府聚也言必將敗露而獲罪也功者言罪積於身而自以為功耳則必將報汝以衆罪而誅殛之也報者亦如報虐以威有是惡則必有是報皆是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獄貨者必報以庶尤則所長可畏者惟是天罰也天之罰之也非天之不中惟人取之爾人取之者在其敎命之不中也敎命不

中則非所謂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天之罰不中則庶民必無有善政在于天下矣葢以其無有善政故以不中而罰之也無有善政者君也而以為庶民者政雖出於君而布於庶民三苗之民泯泯棼棼此所謂庶民無有令政在于天下也嗣孫者王享國百年故諸侯或其孫也上言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此特言嗣孫舉其略也繼世而立故曰嗣言自今以往當何所監非是施德于民以為之中乎言

惟是在所監也德于民之中葢指伯夷以為言爾庶
幾明聽我言而行之不可忽也自古之稱哲人者惟
在於用刑耳如臯陶以智稱於後世是葢惟哲則能
明清于單辭也五極五刑之得其中也先儒以為五
常誤矣言有無窮之美譽者由五刑之得中刑得中
則有餘慶矣既有美譽又有餘慶天人之所共予也
屬連也言美辭由於用刑故以屬言之嘉師善衆也
猶言良民也汝受之於王而有邦有土者其所臨涖

無非良民則如此上文所言祥刑不可不監也刑所以禁姦民旣善矣惟此祥刑可也呂侯之告諸侯雖出於王命而其言則呂侯之言故雖曰王曰而又曰受王嘉師亦猶梓材之篇周公以王命告康叔雖以王曰為言而又曰王啓監厥亂為民之類從而為之說則不可

尚書全解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全解卷四十

宋　林之奇　撰

周書

文侯之命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文侯之命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

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書於呂刑之下有文侯之命費誓秦誓三篇予竊意

周太史所藏典謨訓誥誓命之文才至呂刑而止自時厥後歷幽厲之亂簡編不接其間如宣中興建萬國會諸侯任賢使能南征北伐錫命韓侯申伯用張仲仲山甫其時大誥命多矣而無一篇見於書以是知書之所録殊未及宣王之世而宣王之書亦復失之於東遷之亂矣孔子既取周太史所藏斷自堯典至於呂刑定爲萬世之訓而於列國復得誓命三篇遂從而附益於其後案左傳鄭子産曰鄭書有之曰

安定國家必大焉先晉司馬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寔蕃有徒禮記大學舉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是知春秋之世列國皆有書夫子蓋嘗徧觀列國之書於晉得文侯之命於魯得費誓於秦得秦誓附於帝王之末以傳不朽而已若以為夫子致意於此篇故特取之竊以為過矣案史記幽王嬖褒姒而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既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宜臼立之是為平王

遷于東都而左傳亦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蓋當是時犬戎方亂王室如綴旒而文侯於周有再造之功故平王於其將歸國也錫之秬鬯圭瓚以報其厚德焉秬黒黍鬯芳草也以黒黍釀酒和以鬱鬯圭瓚者以圭為瓚也記曰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瓚亞祼注曰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為柄酌鬱鬯曰祼則圭瓚者酌鬱鬯之物有秬鬯則有圭瓚矣序言秬鬯圭瓚而篇中特言秬鬯此亦互見其義以相備也

平王之錫晉文侯既有秬鬯又有弓矢車馬而序特言秬鬯五十八篇之序如此者多矣不可以從而為之說也王氏曰明所錫以秬鬯為盛則鑿矣江漢之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此宣王之賜召穆公也毛氏曰九命錫圭瓚秬鬯此賜文侯以秬鬯圭瓚蓋亦命之為侯伯也天子稱同姓曰伯父叔父異姓曰伯舅叔舅晉於周為同姓故以父稱之義和文侯字也左傳曰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

曰仇仇即文侯名也蓋文侯名仇而字義和焉天子之於諸侯稱其名正也今稱其字蓋尊之而不敢名也漢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至於韓信蕭何皆名之而特字稱子房蓋尊之也平王字稱文侯亦猶是也馬融王肅徒見義和非晉侯名遂謂父能以義和諸侯此鑿說也平王將稱美文侯之功故於是言文武之所以興惟以其有賢德之臣幽王之所以敗惟以其無賢德之臣我之遭

家不造亦惟有賴於同姓之諸侯而文侯之功如此故呼父義和極其尊之稱而稱美之也我周文王武王之所以大顯于天下者以其明德能致其慎故也惟有明德故昭升于上而天心之所眷顧敷聞于下而民心之所歸慕民心即天心也民與之則天與之矣故惟是上帝以其天下之命集于文王俾代商也丕顯言文武而集厥命言文王者文王受命作周武王但承其志也先正蓋周召太顛閎夭畢公之流與

君牙之言先正同文武之所以集大命于身者豈獨以一人之力所能致哉亦以其先正之臣能或左或右以明事其君也君有明德而臣又能昭事之君明臣良胥契於一堂之上故其於謀猷所以維持國家而敷宣政教者無小無大皆無不率從蔑有違背於道者故先祖安於在位焉先祖文武而下是也言先祖之位宅天下之尊貴兆民之所愛戴長守而不失者皆以其先正左右之臣故也惟先祖之安於在位

本夫先正之力平王自閔其遭家不造而無文武之臣故嗟嘆而自傷也丕愆謂幽王之禍造為也言此丕愆乃天之所為也幽王不道見於小大雅詳矣則夫犬戎之禍乃自作孽也而以為造天丕愆此如詩言天方艱難天降喪亂之類平王自閔以幼沖之資而其嗣位適遭乎上天降禍于我周家王室中把當是時也資用惠澤及于下民者絶矣言無有也如所謂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者也資澤既殄則民心去

矣此夷狄之所乘閒而起以兵侵陵傷害我國家其禍甚大也賢者在朝則無敵於天下夷狄之醜而敢侵戎我國家則以凡我治事之臣無有老成及俊德者在其服位老成俊德無一在朝則治事之臣無非小人彼夷狄何所畏哉十月之交刺幽王之詩也其言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則其罔或耇壽俊在厥服可知矣幽王所用莫非小人故當平王之嗣立則幽

王之所以遺之者無有俊哲以與之興衰撥亂而平王又自謂已之不德無以克紹先烈朝既無可用之士而已不能有為則所倚賴者惟同姓之諸侯在祖行者在父行者其當以我之身為已憂思有以輔贊而振起之茍有功於予一人則予一人得以承安於天子之位以保其社稷宗廟也文武有明德而其臣皆能昭事厥辟此其所以安於在位今平王既已困苑而其御事又無有耆壽俊德則將欲安於在位以

不墜先祖之基業舍諸侯其將焉託蓋平王之再造王室實自於晉鄭無非同姓之侯也故以此為言而又呼父義和以稱美其功也汝克昭乃顯祖言汝文侯能光服汝祖唐叔之德蓋子孫有大勲勞于王室則有以增光其祖也唐叔武王之子晉始封之君故曰顯祖汝所以能昭乃顯祖以汝當此艱難之際始以其身為天下倡刑憲于我文武之法度會同四方之諸侯立我為君以紹先烈而追孝于前文人前文

人者前世守文之主葢自成康而下皆是也汝能如是則是多修扞我于艱矣此予所以嘉汝功而將錫汝以備物盛禮也漢孔氏曰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其説迂曲不如蘇氏曰汝所修完扞衛我于艱難也為簡直而不煩文侯之所以能多修扞衛平王于艱難者惟始率諸侯以勤王室耳葢周自文武成康之盛王政修明諸侯畏慕遲速進退惟其所命及幽王以舉烽火之故失信諸侯政當犬戎之難而

諸侯莫有勤王之意今文侯能於烽火失信之後首舉義兵倡諸侯以尊王室立平王而天下定則其功豈小哉故平王稱其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以是為多修扞我于艱也文侯以晉國之師出定王室之難既成功則以其師歸于晉故其命之歸國也則曰視爾師寧爾邦言此勤王之衆汝當善視而安集之也既命以歸國則其行也必有備物盛禮焉其備物盛禮必稱其功故賚之秬鬯一卣使之有事于祖

廟者以稱其昭乃顯祖肇刑文武追孝于前文人之功也賚之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使得以征伐諸侯者以稱其多修扞我于艱之功也物必副其功禮必稱其情此先王仁諸侯之意也卣中尊也未祭則㿿秬鬯于卣既祭則實于彝此初賜而未祭故以卣㿿之一卣者以其昭乃顯祖故惟一卣使以此鬱鬯告于唐叔之室不及餘廟也若周公禋于文王武王則用二卣矣彤赤色盧黑色賜之弓矢

使得征伐而有此二色之不同馬四匹為一乘有馬四匹則路車在焉詩所謂路車乘馬是也不言路車亦猶言秬鬯一卣不言圭瓚也凡此皆平王襃賞文侯之功備物盛禮而以誠意將之輕重隆殺適得其宜而可為後世法也其後文公敗楚于城濮獻俘于襄王王亦以是而賜文公故左傳曰鄭伯傅王用平禮也蓋言平王之禮其可傳於後世也如此司馬子長不之察徒見文公亦有是賜遂以此篇為襄王錫

命文公之言蓋未嘗深考左氏而妄為之說也平王之所以襃賞文侯者既備於此故又為之丁寧告戒使之愛民勤政克謹其終以保其戡定禍亂之功言令往歸晉國則當休兵息民以和輯其衆柔遠以略於外能邇以詳於内凡其小民之困窮無告者皆有以惠安之而無為康寧自逸之行如是則能簡恤爾都邑之衆克終其美以成汝之顯德蓋昭乃顯祖之功至於是而後大成也蘇氏曰簡謂簡閲其士恤謂

惠恤其民是也蓋為治之道必至於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然後可以享其成簡則吏稱其職恤其民安其業此致治之成績也故文侯之命以是終焉蘇氏論此篇以謂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簡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予竊以為不然夫子定書録文侯之命於文武成康之次蓋必有所深褒而甚許之者豈為其無志而録之哉詳考此篇慕文武之勤慎憫國家之殄瘁痛者

壽之彤弓知蕃翰之勤勞其褒之也無溢辭其錫之也無虛器而又勉之以愛民勤政以謹其終夫宣王之所以中興周室者亦不過於側身修行任賢使能錫命諸侯復文武之境土以勞來還定安集其民而已今平王之言亦如此則其志亦豈小哉其所以不為宣王中興之業者惟其鋭於始而息於中以至於終而澶漫不振也使其志每如命文侯之時則其所成就必不如是之卑也故欲知平王之可以為宣

王舍文侯之命則無以見矣至於四十二年魯隱之元年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則其為辭命豈復前日之平王也哉平王之志於是已矣此春秋之所為作也

費誓　　周書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費誓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穀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

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曲阜魯之所都左傳所謂少皥之墟者也魯之分地

實禹貢徐州之境其地南抵于淮徐戎淮夷蓋東方戎夷之種落錯居于魯之境内者也周之王業肇基於西土而化行於江漢之域故西南夷最先服東土之人逖遠正化而染於紂之餘習故其服周為最緩而東夷亦最後服是以西南夷如庸蜀羌髳微盧彭濮會于牧野之戰而東夷如淮夷徐奄預于武庚之亂也惟東夷在周之初獨為驕悍而未服是以周之封建諸侯則以周公居魯太公居齊此二人者親賢

之最者也而其分地乃介於戎夷之間去周為甚遠則以控扼東夷故也周公留輔周室使其子伯禽受封於魯實與齊太公同時而之國相先後而報政彼東夷當紂之時中國無政嘗侵入職方之地肆為吞噬則其心必不利於齊魯之建國故伯禽之始居曲阜而淮夷徐戎並興者葢與之爭魯也案史記齊世家太公封於營丘東就道宿行遲逆旅人曰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

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以太公之事觀之則知淮夷徐戎之於曲阜亦猶萊夷之於營丘也戎之與夷壤地相望蓋有脣齒掎角之勢服則俱服叛則俱叛常武之詩美宣王有常德以立武事其詩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閟宫之詩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其詩曰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莫不率從言淮浦必言徐土

言徐宅必言淮夷明此二者之憑陵中國嘗有並興之勢故也唐孔氏曰經稱淮夷徐戎序言徐夷略之也是也淮夷徐戎皆在曲阜之東故其並興而為寇則東郊為之不開東郊不開魯之計可謂危矣而伯禽能為戰守之備修器械築城堡積糗糧芻茭以待之號令明而賞罰信卒能使戎夷遠遁遂以立魯國之社稷輔成周家磐石之勢其成筭碩畫蓋可以為萬世法此費誓所以録於帝王誓誥之末也費地名

論語曰顓臾固而近於費又曰顓臾昔先王以為東
蒙主是費近於東蒙左傳定五年季桓子行東野及
費子洩逆勞於郊是費近於東野惟其地近於東蒙
東野則是魯東郊之地也誓師徒繕守備於此故以
費誓名篇篇中本無費字而以命篇之名蓋顧命之
類也嗟人無譁聽命者將使所誓之人靜以待命也
彼既靜以待命於是為言所以徂征之故言我之所
以為此役者以淮夷徐戎並起而為寇故也彼既並

興而來則在我者不可不嚴為戰守之備而戰守之備最所當先者莫如器械之犀利蓋夷狄中國各有長技夷狄以野戰為勝中國以兵器為強漢鼂錯論中國之長技謂勁弩長㦸射䟽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劒㦸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以是知中國之所以能取勝

於夷狄者惟在於兵甲之堅利而已宣王惟能修車馬備器械故外攘夷狄以復文武之境土蓋以我所長乘彼所短未有不勝者也故伯禽將與淮夷徐戎戰必以是為先甲胄也干也弓矢也戈矛也鋒刃也此皆兵器之所常用而不可闕一者也曰㲄曰敿曰備曰鍛曰礪皆謂修治之無敢不弔無敢不善則欲其無不精緻弔至也至即善也此皆隨宜相配成文非有深義於其閒不可以曲為之配合也淫大也淫

舍牿牛馬漢孔氏以為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也此説不然淮夷徐戎方且並興而為寇東郊為之不開不應放牧其所牿牢之牛馬於野使彼得以掠而取之也此舍當作舍止之舍蓋夷狄之侵擾邊境其志惟在於虜掠牛馬臣妾以肆其吞噬無厭之欲而已故伯禽之為守禦之計使東郊之民大舍止牿所蓄之牛馬拘繫其臣妾此實堅壁清野之策將使之無所掠鹵以困之也擭穽皆捕獸之器

擭以捕虎豹穿地為深坑又設機於上防其躍而出也穽以捕小獸亦穿地為深坑入必不能出但不設機耳男曰臣女曰妾必欲為堅壁清野之策使敵人無所掠鹵則不可不申嚴法令以約束其民自令惟淫舍牿牛馬以下皆所以約束之也夫欲牿牛馬必於窮山窮谷掠鹵所不至之地懼夫未舍牿之前有為擭穽以陷猛獸者或能為牛馬之害故使之杜塞其擭窒斂其穽無敢傷其所牿之牛馬旣已約束之

矣而有不塞擭穽以傷其牿者則為犯法故常刑之所不赦也所牿之牛馬或有風佚所拘之臣妾或有逋逃則使失之者不得越所守以追逐而其得之者則謹而還之既已約束之矣其得之而祗復則是有功者故商度而賚賞之則其失之而越逐者與夫得之而不復者則為犯法故常刑之所不赦也又當禁止寇攘之人使不得踰越垣牆以竊所牿之牛馬誘所拘之臣妾既已約束之矣而有踰垣牆以竊而誘

之者則為犯法故常刑之所不赦也約束既如此之嚴而賞罰又如此之明則堅壁清野之策得行而牛馬臣妾無有暴露於外者彼淮夷徐戎既無所掠鹵果何利於為寇哉峙儲峙也糗說文曰熬米麥也謂熬使熟又擣之以為粉也楨榦者皆築城之具楨當牆兩端者也榦當牆兩邊障土者也芻茭以飼牛馬說文曰芻刈草也茭乾芻也案周禮天子六軍則有六鄉六遂鄉在王國百里之内遂在百里之外以是

而推則諸侯大國當有三鄉三遂此所謂三遂意若指魯之三軍者故説者多引此以為魯有三軍之證然而苟指魯之軍制言之謂之三鄉三遂則可謂之三郊則不可禮記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蓋國必有四郊郊外為遂有四郊則必有四遂此所謂遂非必是五縣之遂猶春秋言伐我北鄙南鄙非必是五鄼之鄙蓋泛指四郊之外遂為鄙也其曰三郊三遂者蓋淮夷徐戎並興為寇東郊為之不開則東

郊者正其受敵之處也故伯禽使此郊之民修治其甲冑干戈之屬以為征討之計舍牿其牛馬拘繫其臣妾以為堅壁清野之備如此則可以戰可以守矣遂使之峙其糗糧將以甲戌之日往征徐戎東郊之民既將與之出征則使南西北三郊三遂之民峙其楨榦亦以甲戌日於東郊築城壘保障以固其守為不可動之勢而又給其供軍馬牛之芻茭蓋受敵之地則專意於攻守而調發徭役則取給於不受敵之

地此所以别遠近均勞逸矣夫魯國之全力而制一方之侵軼也上言東郊則三郊三遂之為南西北也明矣其以甲戌之日征亦以甲戌之日築者夷狄之情方其侵擾邊境則不利於中國之有障塞也故我於增築城堡彼必為爭利之舉以擾之茍其先我而爭利則楨榦之功不可得而施也於是先徐戎未動使東郊之民以是日征之而三郊三遂之民亦以是日而築且征且築同時而舉彼方與征者鬬則不暇

與築者爭矣此實應變出奇之長筭也既其禦戎之筭有賴於此則是投機之會在於甲戌一日之間蓋不容緩也機不可失如此其有糗糧之不及芻茭之不多則人畜將乏食而無以征失其所以可征之機矣是軍法之當殺也故皆曰汝則有大刑大刑則非常刑之比也至於楨榦之不供而無以築是又失其所以可築之機矣築之不時則其征亦為妄動此其不供之刑蓋又重於乏軍食者故曰汝則有無餘刑

非殺言刑至此而無餘矣不惟殺汝又將孥戮汝之妻子焉此又非大刑之比也夫刑非聖人之所忍言也今伯禽之誓既言常刑又言大刑又言無餘刑非殺可謂忍於言用刑矣而夫子乃録其書於帝王之次者蓋平居無事之時人主不可以言用刑也至於用兵則不厭夫三令而五申之所以全民命而重戎事也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將為戰守攻築之備苟不先為之誓

戒及陷於罪遂從而刑之自民而言則為虐之暴之賊之自國而言則失戰守攻築之大計民之叛服國之安危係焉故甘誓湯誓泰誓費誓之言用刑夫子皆不以為過者以其為誓師而言也使其平居無事而輒以刑戮脅其民則是乃李斯商鞅之所以亡秦者也夫子何取焉

秦誓　　周書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秦誓公

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
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
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兹黄
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
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
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
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

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通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秦誓之所由作其畧見於此序而其事迹之詳則載於左傳案僖三十年秦穆公以鄭之無禮於晉文公故與晉合兵而圍之晉軍函陵秦軍氾南既而秦納燭之武之言私與鄭人盟而背晉使杞子戍之而還

秦晉之不睦蓋自此始其後二年晉文公卒穆公因杞子掌鄭北門之管而欲潛師以襲之出於晉地殽陵之閒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必死是閒秦師及滑鄭人既有備矣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必伐秦師遂發命襄公墨衰絰以從戎遂

敗秦師于殽陵獲百里孟明西乞白乙以歸襄公之嫡母文嬴請三帥而歸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秦誓之作實在此時漢王嘉曰秦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其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黄髪之言名垂於後世左氏所載穆公之將襲鄭但以為訪于蹇叔而已初未嘗及於百里奚也至公羊穀梁傳所載蹇叔事迹與左氏正同而

其異者則以諫伐鄭而哭秦師者不惟蹇叔而百里奚實在焉王嘉之言蓋取諸公穀之傳而云也以是知左氏之不載百里奚者失其傳焉爾當以公穀為正夫穆公於氾南之役既背晉而與晉不睦矣乃欲潛師於其險阻之地以出鄭人之不意則其進不足以襲鄭而退將為晉所襲者蓋必然之勢也故其時老成人之洗幾先物如蹇叔百里奚者則知其必敗惟其輕進小生鋭於功名淺慮無謀如孟明西乞白

乙則以為必勝穆公勇於前而不顧其後蹇叔之言逆於其心則不復求諸其道也徒以其拂己而怒之孟明西乞白乙之言遜於其志則不復求諸非道徒以其順己而喜之徇於喜怒之私而不慮夫成敗之所在果覆師於殽陵匹馬隻輪無反者此蓋既往之咎不可復追矣然而因殽師之不復還而能深自懲創不怨天不尤人惟責夫己之不審於聽謀且懼其無以為善後之計也故於是誓其衆而告之以自怨

自艾之意此篇之所為作而夫子有取焉録其書於帝王誓命之末也嗟我士聽無譁謂凡爾衆士静以聽命我將告汝以古人之言可以為羣言之首者其言則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蘇氏曰孔子曰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孔子蓋以為一言而喪邦者此言也民既盡順我而不違我樂則樂矣不幾於游盤無度以亡其國如夏大康乎此言為善蓋常人之

情莫不樂人之順已而惡人之拂已惟以人之若已為多盤則是人之責已者在常人之情葢多不樂於此矣故自已而責人者未足為艱人以逆耳之言而責已已能受之如水之流而不以為忤此實常情之至難也今我之為此役也蹇叔百里奚之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孟明西乞白乙之謀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葢以若已為多盤而不能以受責如流為艱旣取禍敗於前矣而思有以轉禍為福易危為安則我

心之憂惟恐日月逾邁難得易失若不復反雖欲悔之而無所及也是以深咎其聽言之不審謂我之始欲背鄭人氾南之盟也誠有所疑忌於鄭而不信之故欲潛師以襲之勇於利而不顧其害彼老成之人執古義而為我謀者如百里奚蹇叔可謂善矣我則以為未能成就我之所忌而違之其新進小生之昧於古義而指今事以為我謀如孟明西乞白乙之徒可謂不善矣我雖知其未必有成功而僥倖於萬一

也故姑將以為親而從之是以自取殽陵之敗夫既喪師之禍至於此極秦之社稷亦已危矣而尚未至於為敵國外患之所乘者蓋以襲鄭之役雖不從老成人之謀而其他為治之道尚能詢於黃髮而用之是以無所懲過兵雖敗而國不搖也案左氏傳僖十三年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百里奚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於是丕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於

是輸粟于晉夫平豹之請伐晉無以異於杞子之請襲鄭也百里奚欲與之粟無以異於蹇叔之以襲鄭為不可也穆公卒從百里奚而不從平豹則知其平日之謀國詢於黄髮而違新進小生之謀者亦多矣一昧於襲鄭之舉遂取敗殽故誠有悔於是而欲改過遷善卒用黄髮之言以為善後之計焉良士之番然而老者雖旅力既已愆過我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至於仡仡然壯勇之夫雖能射御而不有違失我

庶幾疎而遠之不欲用此人也仡仡勇夫尚且不欲而況於截截利口捷給之善諞言者能變亂是非利害之實使君子回心而易辭我何暇復多有之哉其所謂番番良士旅力既愆者蓋指百里奚蹇叔之徒而言也而其仡仡勇夫與夫截截善諞言者則指孟明西乞白乙之徒也截截猶察察也諞說文曰便巧言也穆公之謀伐鄭也惟昧夫君子小人之際故於老成之言則違之於新進小生則從之是以覆師於

殺陵及其既敗而悔過昧昧焉以思之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也於是審知夫君子之所以為君子小人之所以為小人與治亂安危之所在以謂苟有一介之賤臣斷斷乎朴魯無它技而其心休休焉寛裕温柔而有所容於人之有技若已之所自有人之彦聖而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人也蓋質直樂善之人也吾昔日以為椎鈍而忽之今乃知其為君子君子之質直樂善是可以保我子孫黎民者也故自

令以往我欲容斯人於朝以為國家社稷之利其有心不休休然以有容而挾其技能以傲物於人之有技則冒蔽疾害以惡之人之彥聖則違而拒之使不得通於上是人也蓋忌克嫉害之人也吾昔日以為果銳而善之今乃知其小人小人之忌克嫉害是不可以保我子孫黎民者也故自今以往我不欲容斯人於朝懼其將危我國家社稷而至於不可救也夫我之所以敗者良由廢棄老成人之言而樂用新進

小生不明夫君子小人之心術故秦之為國遂至杌隉而不安旣國之杌隉由我一人聽謀之不審以是推之則知欲致邦之榮懷者亦庶幾惟在一人之有慶而已苟能用質直樂善之君子不用忌克嫉害之小人則是我一人無取杌隉之道旣無取杌隉之道則將轉禍而為福易敗而為成社稷無窮之休豈有旣邪嗚呼君子小人之情狀與夫治亂安危之機蓋盡於此矣斷斷猗無他技猗者語辭唐孔氏曰禮記

大學引此作斷斷兮猗是兮之類懷安也論語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穆公當大喪師之後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思得番番良士而用之惟恐仡仡之勇夫截截之諞言乘閒而進其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將弗克見者誦言其過而無所文飾於其閒則雖有過不足以為過矣故夫子善之而録其書以附益於帝王誓命之末其與之也可謂至矣然考之左氏傳則穆公雖有此言

而終不能踐之者也秦誓之作在於殽師既敗之後使其果能踐此言則固宜尊事百里奚蹇叔而用之退孟明之徒而遠之休兵息民而不報殽陵之師如是則豈惟霸諸侯而已哉雖王業亦可成也今則不然其所以尊事黄髪者葢未之聞也方且不替孟明而更委之以政以遂其拜賜之言後二年復敗于彭衙而尚不悔明年又使孟明焚舟以戰出於萬死一生之計然後僅能勝晉于王官又明年晉復伐秦圍

郊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未及報晉而穆公遂死矣貪功棄民終其身而不改惡在其為悔過自訟邪其所以欲用旅力既愆之良士與夫能容斷斷無他技之臣者殆為虛語耳然夫子志其言於書無少貶焉者蓋彼雖終不能踐其言而其一時悔過自艾之意誠合夫帝王之用心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其秦誓之謂乎

尚書全解卷四十